

名家描写精华

女性卷

之五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女性卷·之五

叶世斌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崇山中路 6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15 字数: 440 千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套

责任编辑: 言之

封面设计: 邹本忠

责任校对: 钟辛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 (40 册): 300.00 元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少 女

“曼努埃拉!”罗萨斯在科尔巴兰走后，叫喊着走进隔壁房间，那里点着一枝蜡烛已经结了烛花，发出微弱昏黄的光。

“爸爸!”从里屋传来一声回答，随即走出那个我们见到过和衣睡在床上的女人。她年约二十二三岁，身材硕长而略显单薄，体态优美，容貌可以说是美的，如果用“惹人喜爱”这个词儿来形容她不是更贴切的话。

她的皮肤是神经质的人常见的那种苍白色，这种人的活力与其说是在躯体里，不如说是在头脑里。前额不很宽，但是很清秀、端正。从耳后披下的漂深色头发，可以看出她那聪慧而美丽的头的轮廓。眼睛的颜色比头发更深些，虽然不大，却是又传神又灵活。鼻子的线条又真又清晰；嘴大，但色泽鲜润，而且很中看；最后，这个生机勃勃的年轻女子的面部表情动人，使她成为那么一类女人；男人一到她们身边，就会被爱情弄得神思恍惚，但感受得更多的是情欲的欢乐，而不是深情的激动。有人说过，苗条、苍白、线条突出、神经质的女人，往往有某种挑动情欲的诀窍，很容易使男人激动并使之产生幻想；与此相反，那些肤色白里透红，耳光平静、容貌纯朴、不长于心计的女人，则给人以纯精神的感受；俗人把这种女人称为不知情趣的人，诗人却视为天使。

樱桃红的细毛料衣服紧贴她身上，清晰地勾勒出她那完美苗条的身材的线条，衣服袒露着双肩——虽非诗篇所描写的玛丽亚·斯图亚特的那种肩膀，但是那种柔软和完美，连最高傲的统一派分子，在当时生命被纷至沓来的各种外界事

物弄得疲惫不堪的时刻，都想把头在她肩上靠一会儿。

〔阿根廷〕何塞·马莫尔《阿玛莉娅》

她芳龄二十，中等个头，身材苗条，紫铜色的皮肤，一张招人喜爱的鹅脸蛋，焕发出青春的魅力。最引人注目的是她那双乌黑迷人的眼睛。她紧闭薄薄的嘴唇，怒目而视时，有一种女性很少有的刚强。她常常发怒，以至整个梅达格胡同的人都不敢轻视她。……

她的装束极为平常，一件达摩尔连衣裙，外面套一件褪了色的长袍，一双后跟磨得很薄的拖鞋，但她将长袍紧紧裹在身上，为的是显示出她苗条的身材，丰腴诱人的臀部和高高隆起的乳房。长袍下露着两只戴着脚镯的小腿，长袍最上面披着乌黑的头发，还有一张漂亮动人的紫铜色脸庞。

〔埃及〕纳吉布·迈哈福兹《梅达格胡同》

杜妮亚希珈已经不知不觉地长成一个身材匀称而美丽的姑娘。她很早就成熟了，就像一个早熟的苹果。这一年，她逐渐离开了逝去的童年，许多年长的女伴都接收她参加了姑娘的集团。杜妮亚希珈长得很像父亲：短身材，脸色很黑。

杜妮亚希珈已经在世界上过了十五个春天，但是她那纤细的不很柔和的身材还没有长成形。她的身上还混杂着童年和少年的、可笑而天真的味道：两只小乳房变得坚硬了，很明显地在上衣里面绷得紧紧的，肩膀也变宽了；但是在那两只长长的，略微有点斜的眼眶子里，依然是那两只腼腆的和顽皮的黑色扁桃形眼睛闪闪发亮，白眼珠像蓝色的玛瑙一样。她从游戏场上回来，就把自己的一些很朴素的秘密讲给娜塔莉亚一个人听。

〔苏〕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

“姐姐！还没好啊？”烂子这样说着，就走进两个姐姐正在换衣服的房间里来。

在姐妹之中，烂子是最不修边幅的，对于妆扮也不费事。大凡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是最快就准备好了的。她穿着淡紫色的瀑布飞流似的粗细纹相间而缀上金线的薄绸和服，皮披上一件轻微染着绿色的嫩草萌芽的浅湖水色的和服短外套。她的苗条的身材，就像是青春少女典型的化身，使看见的人的心，也不禁变得年轻起来。她的脸蛋儿很像已亡故的父亲，只是乌溜溜的眸儿，过分的清澈，若果一定睛凝视就在那里闪烁着凄厉的艳美。这样说，固然是开玩笑的话，但是三姐妹之中，若问谁最有发狂的可能性，任何人都会回答说是烂子。她的眼睛是绝艳的。如果说天才和狂人有什么地方是相似的，那就是她父亲静湖的天才的半鳞片甲，最多地遗传给了烂子的肉体之中，在她的眸儿里，有着在两个姐姐那里看不到的那种光辉。

〔日〕菊池宽《新珠》

……在两、三星期中，爱子就起了变化，像一块块刚从山里挖出的红宝石，成为一块刮垢磨光精心雕琢的红宝石。与姐姐相比，她略显丰腴，身量也矮得多，可那健壮圆润的肌体，还有那光可鉴人的白皙的皮肤，保持着说不出的匀称，虽短然而无可比拟的肉感的手指头和足趾尖，在纤细处又显示出丰姿。在微胖的乳白色的皮肤裹藏的削肩之上露出的脸蛋，也全然不辜负叶子的一番苦心。叶子给剃去了颈边的短发，在那儿又显出新的美感。她把自己的头发按自己的心意给挽了起来，在那儿又平添出新的娇媚。叶子把爱子精心打扮，感到和艺术家对待成功之作一样的夸耀和喜悦。由暗处

转向明处的爱子的鸭蛋形脸，恐怕连美神维娜斯也会嫉妒的吧。脸蛋的轮廓，使前额显得狭窄的浓密漆黑的云鬓，恰如要溶入阴暗之中一般的昏晕，由于只在前方射来了光，那鼻梁看来有如希腊人一样，突出了有规则的细长的前平面，一双水汪汪的大瞳孔，紧密厚实的上下唇，有如绽开皮肤显露的两双精灵，一见就令人意惹情牵。爱子恰如在这时最显得美貌，从而她像是常在阴暗处凄然独居，用含恨的眼睛呆呆凝视着明处的少女。

〔日〕有岛武郎《叶子》

“我的相貌配不上他！”

这是欧也妮的念头，又谦卑又痛苦的念头。可怜的姑娘太瞧不起自己了；可是谦虚，或者不如说惧怕，的确是爱情的主要德性之一。像欧也妮那样的小布尔乔亚，都是身体结实，美得有点儿俗的；可是她虽然跟弥罗岛上的爱神相仿，却有一股隽永的基督徒气息，把她的外貌变得高雅，净化，有点儿灵秀之气，为古代雕刻家没有见识过的，她的脑袋很大，前额带点儿男相，可是很清秀，像斐狄阿斯的邱比特雕像，贞洁的生活使她灰色的眼睛光芒四射。圆脸上娇嫩红润的线条，生过天花之后变得粗糙了，幸而没有留下痘瘢，只去掉了皮肤上绒样的那一层，但依旧那么柔软细腻，会给妈妈的亲吻留下一道红印。她的鼻子大了一点，可是配上朱红的嘴巴倒很合式；满足纹缕的嘴唇，显出无限的深情与善意。脖子是滚圆的，遮得密不透风的饱满的胸部，惹起人家的注意与幻想。当然她因为装束的关系，缺少一点儿妩媚；但在鉴赏家心目中，那个不甚灵活的姿态也别有风韵。所以，高大壮健的欧也妮并没有一般人的画家希望在尘世找到圣洁如玛丽亚

那样的典型；眼神要像拉斐尔所揣摩到的那么不亢不卑；而理想中的线条，又往往是天生的，只有基督徒贞洁的生活才能培养，保持。醉心于这种模型的画家，会发现欧也妮脸上就有种天生的高贵，连她自己都不曾觉察的：安静的额角下面，藏着整个的爱情世界；眼睛的模样，眼皮的动作，有股说不出的神明的气息。她的线条，面部的轮廓，从没有为了快乐的表情而有所改变、而显得疲倦，仿佛平静的湖边，水天相接之处那些柔和的线条。恬静、红润的脸色，光彩像一朵盛开的花，使你心神安定，感觉到她那股精神的魅力，不由不凝眸注视。

欧也妮还在人生的边上给儿童的幻象点缀得花团锦簇，还在天真烂漫的，采张菊花叶子占卜爱情的阶段。她并没知道什么叫做爱情，只照着镜子想：“我太丑了，他看不上我的！”

〔法〕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

在这张桌子和侯爵夫人之间，有一个身材高大而标致的年轻姑娘，坐在一个织地毯框架前面，在织着地毯；她的脑袋轮流向机上俯下来，又抬高，乌黑的头发油亮光滑，反映着灯光。这姑娘叫埃莱娜，他自己一个人就是十分引人注意的景象。她的一大把头发纵然挽了上去，使鲜明的脸部轮廓显露出来，然而头发却不听从梳子的摆布，在后脖子根上有力地卷曲起来。她的两道浓眉长得十分端正，在白皙而洁净的额角上显得很突出。她有一个形态十分完美的希腊式鼻子，上唇上面有几颗象征勇敢的淡某褐色的痣。她的浑圆胸脯十分吸引人，身体其余部分透露出天真气息，细腻的皮肤色泽透明，嘴唇柔软而富有肉感，椭圆形的脸庞十分完美，这一切，尤其是她的处女眼睛所流露出来的圣洁光芒，在她的健

美体格上加上女性的温柔和迷人的羞怯，这正是我们要求这些和平和爱情的天使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只不过，在这个姑娘身上丝毫没有脆弱的地方，她的心灵的温柔和她的灵魂的坚强，正好同她的身体各部分的比例十分和谐。同她的容貌的十分迷人互相比美。她像她的中学生弟弟一样沉默不语，似乎陷入了少女难以避免的沉思，这种沉思即使父亲善于观察，母亲有敏锐的洞察力，也猜不透它的内容；因此她的脸上出现了变幻不定的阴霾，像晴朗的天空飘过淡淡的云雾一样，叫人难以断定到底是由于灯光变幻的关系，还是由于内心痛苦的关系。

〔法〕巴尔扎克《奇双会》

在春季的一天，有个表情阴郁，约摸十二三岁的少女呆呆地站在我家那白色油漆的大门跟前。

我到门口取晚报时顺便想跟她搭句话，她却把脸一扭，就走开了。

……她那像淋湿了老鹅毛一样乌黑油亮的刘海儿，长得把眉毛都遮起来了，以及露在短短的方格百褶裙下面的细如鸡腿的小腿肚子。那个少女第二天又来了。她仍低着头，倚着门柱，脸稍垂下来，翻起眼珠来里里外外地打量那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狭窄的房子。

这一次，我不曾让她受到惊吓就成功地挨近了她。

“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少女没有回答。我硬是伸过头去看了看她那被漆黑的头发遮住的脸，不禁感到十分惊愕。她的眼睛和鼻子的轮廓十分鲜明，端正而俊俏，可是绷着脸，异常缺乏表情。

〔日〕曾野绫子《海滨的庭院》

少女穿的是这个镇上还罕见的连衣裙。腰身做得很底，底下，短裙像盛开的花儿一样撑开来。袖口用带子扎在手脖子上。这在菊枝看来，简直像西洋的公主似的。尤其使菊枝瞠目而视的是这位少女长长的睫毛，它在少女皮肤白皙、鼻梁高高的脸上投下了仙子般的阴影。

〔日〕曾野浚子《鲋鱼干》

第二天，……她（荻野吟子）改穿男式和便服，绛紫色裤裙，光着脚穿着木屐，既不擦粉，也不抹口红，一身男式装束。胸襟束的紧紧的，袖口也尽量扎得细细的，竭力消除女人的特征，装扮成男人。

然而，她的改装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她皮肤不白，但那端正的、富于弹性的微黑透红的脸蛋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三、四岁，而且充满了理智的魅力。特别是为了让别人从那肥大的裤裙的缝隙中看到身体，腰带系的很紧。所以显得腰更细了。那匀称苗条的身姿反而更加吸引了男人们的色迷迷的目光。

〔日〕渡边淳一《花葬》

夕颜身穿白色夹衫，罩上一件柔软的淡紫色外衣。装束并不华丽，却有娇艳之姿。她身上并无显然可指的优点，然而体态轻盈袅娜，妩媚动人。一言一语，都使人觉得可怜。真是异常可爱的人物。

〔日〕紫氏部《源氏物语》

这一位很年轻，年轻可爱，一张约摸二十岁年纪的脸蛋，金黄色的头发，在这以深色头发居多的布列塔尼的一角，这种颜色是很罕见的。她满头金发，配着亚麻般灰色的眼睛和近乎黑色的睫毛。她的眉毛和头发一样是金黄的，中间有一

道颜色较深，呈橙黄色，像是描上去的一条线，使她的脸带上一种坚毅果敢的表情，她侧面的轮廓较短，显得十分高贵，笔直的鼻梁从额头一直连下来，像希腊人一样，长得十分端正。一个深深的酒窝，生在下唇底下，更增添了唇边的妩媚。每当她专心思考什么，便不时用雪白的上齿咬着下唇，在柔嫩的皮肤上留下一道细长的红印。她整个苗条的身躯都透着某种骄傲，还有一点儿严肃，这是从她的祖先，勇敢的冰岛水手那儿继承来的。她的眼睛有一种既固执又温柔的表情。

她的头巾扎成贝壳形，低低地罩在额头上，像布带一样紧贴着脑门，然后从两边高高提起，露出耳后卷成螺状的粗大发辮。古代传下来的这种头饰，使班保尔的女人颇有一种古色古香的神态。

她立起来显得比较高；像上层社会的妇女那样，她穿着一件十分合体的、没有一点皱折的上衣，尽管戴着头巾，仍不失大家闺秀的风度。因为从来没干过粗活，她的双手十分细嫩白净，但并没有被公认为美的那种病态的纤瘦。

〔法〕洛蒂《冰岛渔夫》

群众围着火，中间留下了一块宽阔的空地，有个姑娘在那里跳舞。

这姑娘是人，是仙，还是天使？格兰古瓦尽管是个怀疑派哲学家，是个爱调整的诗人，一上来也没闹清楚，因为那眩目的景象简直使他魂灵儿出了窍。

她个儿不高，可是在他看来好像身材高大，因为她那苗条的身段显得挺拔，亭亭玉立。她肤色微黑，不过，白天里看，一定是发出安达卢西亚姑娘或罗马女人那种耀眼的闪闪金光。她那纤纤秀足也是安达卢西亚式的，穿在她那俏丽的

鞋子里窄窄的正好合适自如。她舞着，转着，飞旋着，脚下马马虎虎铺垫着一张旧波斯地毯；旋转着，每逢她那容光焕发的脸闪过你的面前，她那黑色的大眼睛就向你投射灼灼的目光。

她周围的人都瞪着大眼睛，张着嘴巴。她舞着，滚圆洁白的双臂高举过头，把那巴斯克手鼓蹦蹦敲响，俊俏、纤弱的脸庞蜜蜂似的活泼地转动，金色胸衣平滑无纹，色彩斑驳的衣裙飘舞鼓胀，双肩袒露，裙子撒开，不时可见美妙线条的小腿，秀发如漆，目光似火——真是一个超自然的生灵！

格兰古瓦心想：“真的，这是一个火精，一个山林女仙，一个女神，曼纳路斯山的酒神祭女！”

〔法〕雨果《巴黎圣母院》

就在同时，从大厅尽传来一阵惊叹和赞美声。一个年轻姑娘走进了宴会厅。

一块浅蓝色的面纱遮住了她的头和胸，但眼睛的弧线、青色的玛瑙耳坠、白皙的皮肤，仍依稀可辨。她身披一块光闪闪的缎子方巾，下端用一条金银丝线交织的带子束在腰间，一条黑色的短裤上绣着曼陀罗花。她懒洋洋地往里走着，脚下一双蜂鸟毛小拖鞋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

她走上高坛，摘去面纱：俨然一个希罗迪娅回到了青年时代。她开始跳舞。

她踏着笛子和响板的节拍，双脚前后交替。她轻舒双臂，仿佛召唤一个只顾奔逃的人回来。她追赶他，身体比蝴蝶还轻盈；她像一位好奇的普赛克，又像一个飘忽的幽灵，随时将凌空飞去。

胡笳奏出凄凉的哀乐，代替了响板的节拍。希望变成了

幻灭。她的体态犹如一阵阵无声的悲叹。她浑身娇慵，分不清她是在哀悼哪尊天神，还是在他的爱抚中死去。她微睁惺眼，轻扭腰肢，波浪般摆动腹部，颤悠悠抖动乳房；她面容宁静，舞步不歇。

维持里乌斯把她比作舞剧名优内斯泰尔。欧路斯还在呕吐。藩王则恍恍惚惚，如入梦境，把希罗迪娅撇在一边。他似乎看到她和撒都该教士们在一起。

幻觉渐渐消失。

这并不是幻觉。原来，她把女儿莎乐美留在远离马盖罗斯的地方，延师传艺，希望安提帕将来会爱上她；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如今，她可有了把握！

紧接着，姑娘迸发出一阵爱的激情，企求得到爱的满足。她翩翩起舞，像印度洋岛国里的女祭司，像瀑布边的努比亚女郎，又像吕底亚酒神节上的女巫。她向四侧倾款，似一朵遭狂风暴雨摧残的鲜花。她的宝石耳珥跳荡着，背上的披巾光芒闪烁；从她的臂下、她的脚下、她的衣裳底下，迸射出一连串无形的火花，把男人们的心撩拨的火热。一架竖琴奏起了动人的乐曲；大厅里彩声阵阵。她劈开双腿，俯下身去，直到下颌轻轻地掠过地板；惯于节欲的游牧民、精于风月的罗马兵、一毛不拔的税吏，擅使唇枪舌剑的老教士，全都大张着鼻孔，强烈的欲念使他们的心脏突突乱跳。

然后，她围着安提帕的餐桌疯狂地旋转过来，像女巫摇动的菱形法器；藩王对她说：“过来呀！过来！”他的话声含糊，夹杂着淫荡的呜咽。她不停地旋转着；敲琴声震耳欲聋。人们狂嚎乱叫着，藩王叫得最响：“来呀！来呀！给你加百农！提比利亚平原！我的砦堡！我的半壁河山！”

忽然，她双手支地，两脚举起，像一只巨大的甲虫，在高坛上爬行起来；突然，她又停住不走了。

她的颈项与背脊形成一个直角。彩色的腿披倒挂着垂过双肩，在离地一尺处，像一道彩虹烘托着她的脸蛋。她涂着唇膏，乌黑的眉毛衬着一对大得惊人的眼睛；她的额上渗出了汗珠，她似在雪白的大理石上凝洁了水汽。

〔法〕福楼拜《希罗迪娅》

这时正是中，基度山拨出一个钟头的时间来和海蒂消磨。那个郁闷了这么久的灵魂似乎无法突然接受快乐，所以在接受柔情蜜意之前，必须先作一番准备，正如旁人在接受强烈的哀乐之前得作一番准备一样。我们前面已经说过，那个年轻的希腊人所住的房间是和伯爵的房间完全不相连接的。那几个房间一律是东方式的布置——那就是说，地板上铺着土耳其产的最贵重的地毯，墙壁上挂着花色美丽和质地优良的织锦丝缎，每一个房间的四壁都装着最奢华的靠背长椅，椅子上推着又松又软，可以随意安排的椅垫。海蒂手下有四个女佣人——三个法国人和一个希腊人。那三个法国女人老是呆在一间小小的候见室里，只要听到小金铃一响，就立刻进去侍候，或是由那个希腊女奴传话出来，希腊女奴略懂法语，足能向另外三个侍女转达她女主人的命令，基度山吩咐过那三个法国女人，她们对待海蒂必须极其恭谨尊敬，像侍奉一位王后一样。

那青年姑娘这时正在她的内室里——那是一间类似妇女休息室的房间，是圆形的，天花板由玫瑰色的玻璃嵌成，灯光由天花板下来，她这时正斜靠在带银点儿的蓝绸椅垫上，头枕着身后的椅背，一只手托着头，另外那只优美的手臂则

扶着一支含在嘴里的长烟筒。这支长烟筒极其名贵，烟管是珊瑚做的，从这支富于弹性的烟管里，升起了一片充满最美妙的花香的烟雾。她的态度在一个人看来虽然很自然，但在一个法国女人看来，却未免觉得风骚了一点。她穿着伊皮鲁斯女子的服装，下身是一条白底子绣粉红色玫瑰的花绸裤，露出两只小巧玲珑的脚，要不是这两只脚在完弄那一对嵌金镶珠的小拖鞋，或许竟会被人误认是用大理石雕的哩；短衫外面套一件背心，前面有一处心形的缺口，露出那象牙般的颈脖和胸脯的上部，下端用三粒钻石纽扣锁住。背心和裤子的接合处被一条五颜六色的腰带完全遮了起来，其色彩的灿烂和丝穗的华丽，在巴黎美人的眼里，一定觉得非常宝贵的。她的头上，一边戴着一顶绣金镶珠的小帽，一边插着一朵紫色的玫瑰花，头发浓密，黑里透蓝。那脸蛋的美纯粹是专属于希腊人的，一对又大又黑的水汪汪的眼睛，笔直的鼻子，珊瑚似的嘴唇，珍珠般的牙齿，这都是她那一国人种所独具的。而锦上添花的，是海蒂正当青春最盛的年华，她只有十九二十岁。

〔法〕大仲马《基度山伯爵》

她长得教人想起韦洛内兹的一幅肖像画；闪闪发亮的鲜栗色的头发，仿佛使她的皮肤显得更为光彩，这是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人所特有的一种白净而红润的皮肤，在阳光的抚弄下，隐约可以分辨出在皮肤上还蒙着一层细绒般的汗毛。眼睛是暗蓝色的，就像荷兰小瓷人的眼睛一样。

她在左鼻翅上有一粒小黑痣，右颊上也有一粒，带有几根初看时分辨不出的和皮肤同一颜色的汗毛。她身材修长，胸部丰满，腰身显出柔美的曲线。她说话时清脆的嗓门有时显